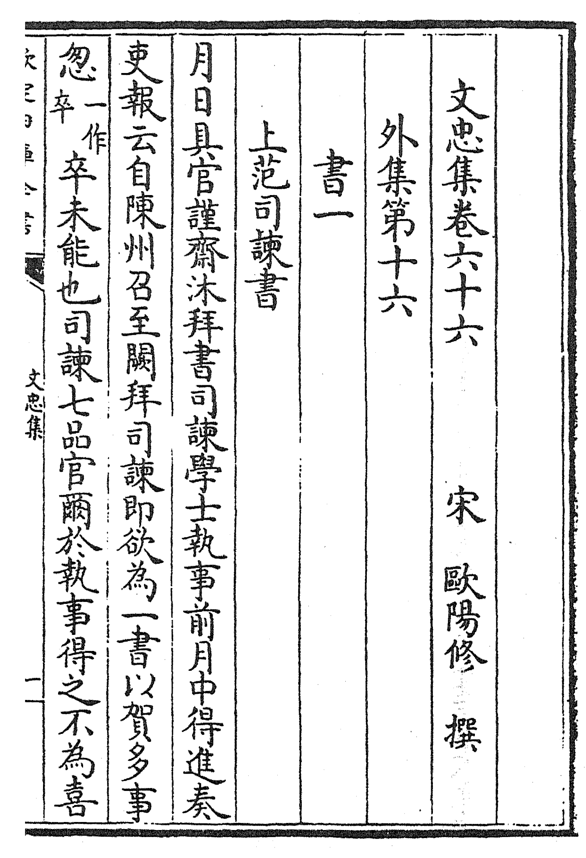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

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

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一作册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

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

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

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
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
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
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
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
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
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
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

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
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
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
偕門刺先進自賔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
讀其辭温容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
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

雁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旣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旣美其意旣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旣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

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康定元年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為贄

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好）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自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

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

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歟

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

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

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

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飭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

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别則問疾病起居以為相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

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猝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

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髙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葢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

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

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修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

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

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凖則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

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

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盍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

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閤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修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佷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疎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

政之善者顧察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頌廣功業益休問以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為寵答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

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其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

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盍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

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其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絶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强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畞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

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懟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卓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

能抱道德懐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甞不有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懐正以相天下上

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蓋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闇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文忠集卷六十六

文忠集卷六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

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别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

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

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

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

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名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

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此字一作生於其

時親見其所為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為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

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説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禄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為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

閤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

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説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

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

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

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

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布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

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布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
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
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
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
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
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
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

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一作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

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曽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

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

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一作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

史冊所以書之者葢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

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不宣修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條兹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修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

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内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

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
大妙修本所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
亦删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令欲
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
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
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
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

滎事令特告朱公闕介馳此奉洛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歷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葢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為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為葢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

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録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歷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徒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

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陜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陜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陜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忍世

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説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黒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寛自愛乃佳

同前　慶歷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修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

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鋭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疸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待縷述修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别多年不知子細望録示一本修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修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

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
師魯知為士庶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
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洛州事得動靜
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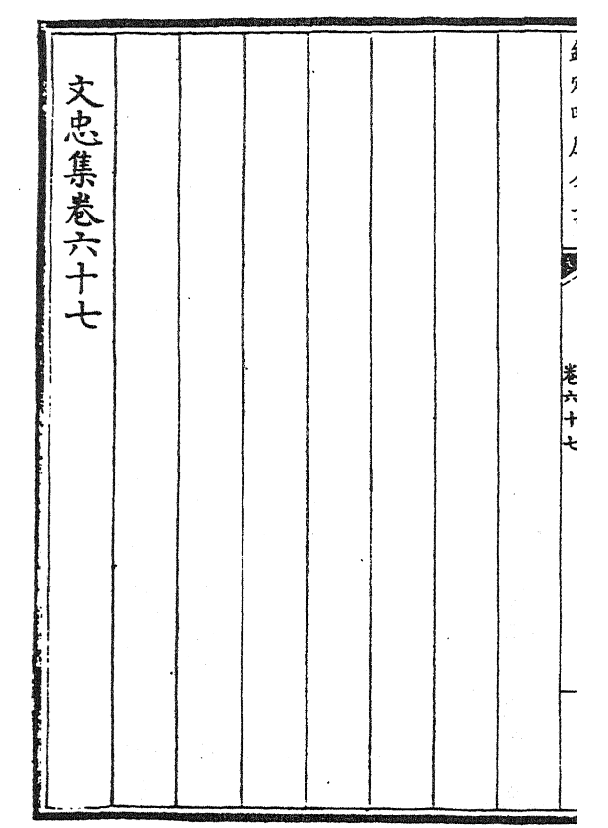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謹頓首
復書於判官秘校足下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
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

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修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

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藴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虚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虚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愧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

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為善也此亦為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

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為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戹而得其所為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遯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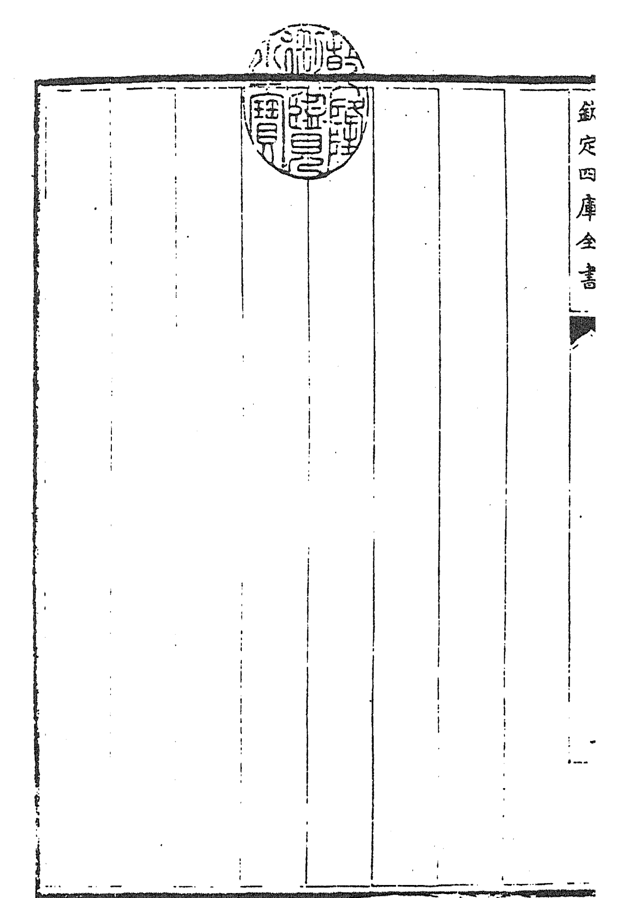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六十七

謹案卷六十五第十三頁前二行三行以免短使

送三班按免短二字未詳

第十一頁後六行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絶之

刊本狂訛作據唐宋文醇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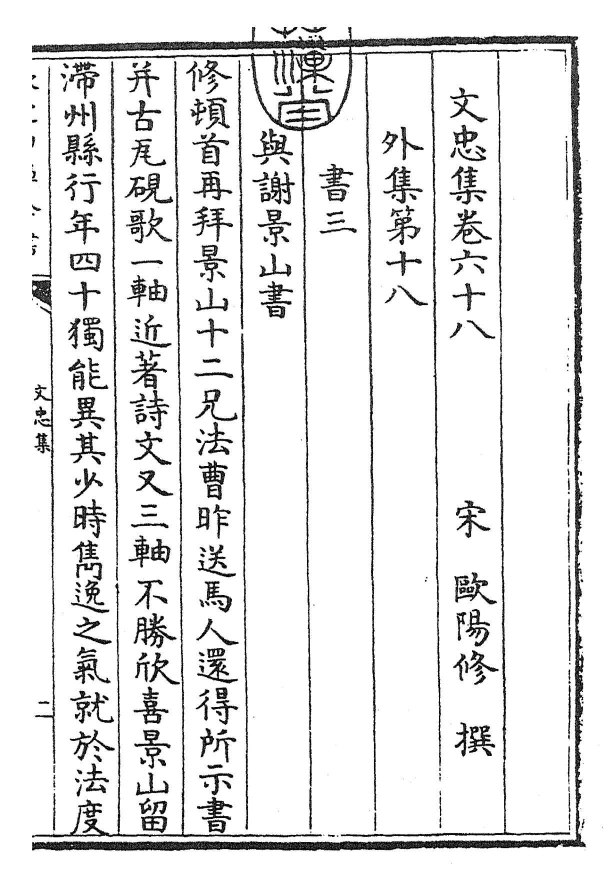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單可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六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

根蔕一作柢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髙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

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頗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

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特
憐憫寛而置之今月六日鄴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
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纂在京
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
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
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
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襃貶此
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

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於囚拘一作限
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第一書一作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髙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踈然者也僕愚學不足

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苐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禍禄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於文著於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君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

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未為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説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

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為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

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教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言儒斆一作玄儒斆先生碑斆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説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隷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没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

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
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徳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
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
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
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
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

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

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

再拜

按内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

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

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為積習以已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於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韋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諸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䇿諭之曰一覧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

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

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

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

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攺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重不宣修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為

是葢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茍以為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葢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會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

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為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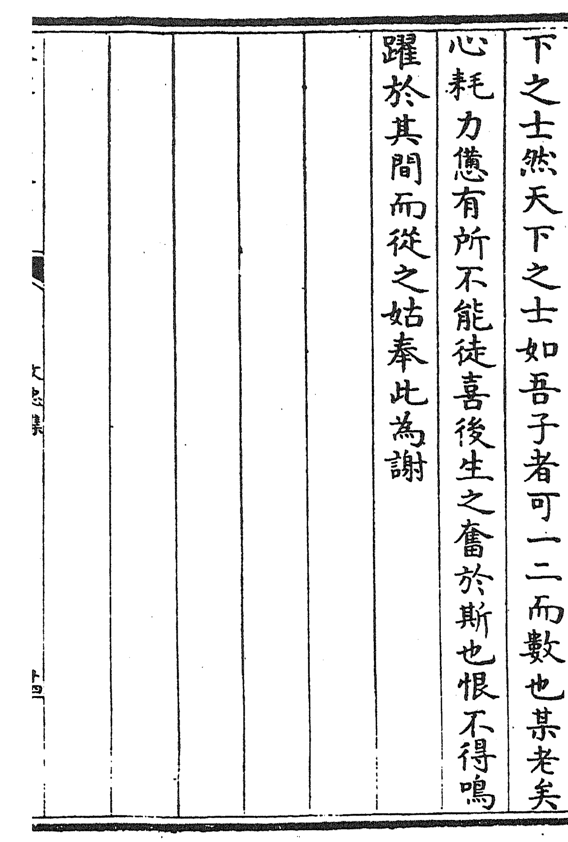
答徐無黨第二書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為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

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修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韙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



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文忠集卷六十八

文忠集卷六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第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二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為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慼愧某區區於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

子不以甘榮禄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髙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逺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逺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黙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庻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修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

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

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於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

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于潁

又容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輙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咲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𡖖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修啓惠借顔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顔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録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撿尋令送不次修再拜

同前

修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髙陽説如此為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徳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歷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歷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

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

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嗽疾無悰姑此為報

修頓首

同前

修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

蕪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歷八九年後徹為明守

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

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

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修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

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為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為録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修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為思之如何

同前

修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為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為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修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修啓信宿為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

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畧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巳後方有畧與批示其時爲幸

修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銓次

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一月在牀䖏之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修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别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鬬速也茍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

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縁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録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録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修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

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
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修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
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修愚鄙辱正獻
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奬未有若修之勤者修
遇知已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
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

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録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俾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諡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正正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賢有成曰獻

事但知慼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修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修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閤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

入閤本制也然不見起年代初今乃入閤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為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閤之漸令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月中九度開延英入閤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閤尤誤說也修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鄉（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閒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無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歷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

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録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

矣者或聞斯説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説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究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

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

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

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稾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録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於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文忠集卷六十九